

【城市笔记】

湖州访茶

□宋慕新

湖州铁佛寺的朋友约我来赏梅花,约了十年,终于成行。在梅花盛开时,曾有数十万人蜂拥而至,让藏身闹市的古寺红梅闻名遐迩,爆红于网络。然而此时,梅花已经谢尽,只有两株虬枝梅树默立殿前。

我在梅树下嗅了嗅余香,便匆匆赶往杼山妙境,那里有我此行特来拜谒的茶圣陆羽墓。

十几年前,读作家陈舜臣的《茶事遍路》,始对湖州有所了解,知道此地浙江北部,太湖南岸。书里专门写了“陆羽生平”“湖州刺史颜真卿”和“境会亭”等,都是与湖州有关的人和事。每一个故事,都曾让我感怀良久,唏嘘不已。

六年前,我在广州的一个茶文化博物馆开讲《禅茶十课》,曾深入了解过陆羽的生平。对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《茶经》作者,一直心怀景仰,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他的墓前供花祭拜,顶礼致敬。

在东道主的陪同下,来到湖州城西南二十余里的杼山妙境。暮色里,拾级而上,迎面而见一通大石碑,上书“唐翁陆羽之墓”。两侧神道石柱书有对联“自从陆羽生人间,人间相学事春茶。”

伫立在陆羽墓前,仿佛日思夜想久别重逢的故知,终于相会了,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倾诉。默默地将一个花篮置于墓碑前的石台上,双手合十,鞠躬三拜。

史书记载,陆羽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(公元733年),仙逝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(公元804年),复州竟陵(今湖北天门)人,字鸿渐,号“茶山御史”,被后世尊奉为“茶圣”,祀为“茶神”。

陆羽三岁时遭遗弃,被湖北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。禅师占得《渐》卦,卦爻辞为“鸿渐于陆,其羽可用为仪”,遂取名“陆羽”,字“鸿渐”。陆羽自幼在寺院生活,对僧家自然亲近。公元757年,24岁的陆羽到湖州考察茶叶培育茶树新品种时,便借宿于皎然和尚(公元720-804年)住持的妙喜寺。

陆羽在世时,常自称为“茶山御史”,并提出茶道精神“精行俭德”。从广州出发前夕,我专程请书法家王子炎先生写了“精行俭德”和“茶山御史”两幅榜书,分别赠给杼山书院和湖州铁佛寺,因为他们都在积极推动以茶圣陆羽为内核的茶旅文化。

湖州当地想把杼山妙境打造成全世界茶人朝圣的文化高地,就像提到儒学便知曲阜,追溯华夏人文始祖便知黄帝陵一样。有朝一日,杼山,茶圣陆羽长眠于此的妙境,会在清明节(茶神节)迎来世界各地的朝拜者。他们相聚于此不仅仅是慎终追远,更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交流,共建充满历史感与未来风的茶文化博览会与学术论坛,这就是以茶为核心的文旅产业融合体。

湖州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,历史文化名人星辉灿烂。三国时有著名史学家沈约、裴松之,文学家丘迟、吴均;唐朝时有大诗人白居易、大书法家湖州刺史颜真卿,以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诗句传世的张志和、谢灵运的十世孙诗僧皎然、诗人钱起等,更有撰写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《茶经》而被后世奉为茶圣

的陆羽;宋代有与柳永齐名的词人张先,著作《武林旧事》的周密,以气节传世的文天祥;元代有大书法家赵孟頫;明代有富可敌国的沈万三,诗人兼书法家祝枝山。近世则有西泠印社首任社长、诗书画印大师吴昌硕,新中国“两弹元勋”钱三强……

在太湖南岸的湖州,陆羽是文人雅士茶叙茶修时不可绕过的灵魂与标志。

陆羽生活的时代,正逢唐朝由盛转衰,安史之乱(公元755-763年)给大唐帝国致以重创。曾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联手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,协助朝廷平定安史之乱后,几经波折于公元773年赴任湖州刺史,这是他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。这一年,颜真卿64岁,皎然53岁,陆羽40岁,他们成了喝茶吟诗挥毫泼墨的“铁三角”。颜真卿还在杼山为陆羽建了一座可供栖身的三癸亭。

陆羽早期诗作留存下来的仅有数首,比较知名的有《六羡歌》:“不羡黄金罍,不羡白玉杯;不羡朝入省,不羡暮入台;千羡万羡西江水,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还有一首《会稽东小山》:“月色寒潮入剡溪,青猿叫断绿林西。昔人已逐东流去,空见年年江草齐。”可惜他在湖州的诗作未能传世。在此期间,陆羽的主要精力用在《茶经》的著述上,从而成就了世界第一部茶学著作。

像世人熟知的宋代苏轼和佛印一样,唐朝的陆羽和皎然,也谱写了缱绻相交的千古佳话,一僧一俗,文心相通,情深意切。

陆羽与皎然的忘年之交,也让《唐诗三百首》中留下了皎然的诗作《寻陆鸿渐不遇》:“移家虽带郭,野径入桑麻。近种篱边菊,秋来未著花。扣门无犬吠,欲去问西家。报到山中去,归来每日斜。”这首诗说的就是皎然寻找居于湖州青塘别业的陆羽,却不巧碰上他进山采茶,此情此景,与唐代诗人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情节近似,相映成趣。

公元804年,陆羽去世。这年九月,日本天台宗初祖最澄法师来到中国,从距湖州600里的浙江临海登陆,入天台山学习佛法。次年五月,最澄法师得到陆羽著作的《茶经》及经陆羽培育改良的茶籽,从此,中国茶叶及栽培技术传入日本。至今,陆羽仍被日本人尊奉为“日本茶祖”和“茶道之神”,对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。

陆羽是几月去世的,史料没有记载,如今也不可考了。极有可能,最澄法师是没有见到陆羽的,他们在历史的时空里擦肩而过了。遗憾之余,最澄法师于805年乘日本遣唐使官船回国了。令世世代代日本茶人深感万幸的是,他带走了《茶经》和茶籽。

从杼山下来,次日再回铁佛寺。

静静地站在梅花树下,恍惚之间看到满树红梅,风吹过来,花瓣飞舞,落在我手中端着紫笋茶里。回望历史深处,兵荒马乱中,陆羽和他们的朋友们,正是靠这一杯茶找到了心安之处。

当下不由慨叹,人生在世,再大的委屈,落入一杯茶中,也不过一丝涟漪。如何在茶席间照见自心,才是值得我们去探寻的事儿。

一杯茶,超越二元对立,飞越生死大海。端起来,欢喜;放下去,自在。湖州之行,虽然错过了满树梅花,但却亲炙了熨帖人心的杼山茶香。

□赵阿芳

直到现在,一闭眼,还是那个画面:窗外大雪纷飞,屋里炕头滚热。我们几个小脑袋挤在一块儿,听父亲讲书。从三国烽烟到红楼幽梦,小小的心里,山外的世界,被他描绘得像年画一样鲜亮又勾人,引得我们心头发痒,一心想往外扑腾。

父亲那时总爱念叨:“有出息的孩子,翅膀硬了要飞走,可不能一步三回头!那不成蜗牛了?蜗牛才把家背在壳上走呢。你们将来离家,也不用回头,外面比家里有趣呢!”这话,像种子一样埋进了我心里。

岁月如歌,我真像羽翼渐丰的雏鹰,要离巢了。

每次在车站,我都把腰杆挺得笔直,一只手高高扬起,潇洒地甩一句“再见”,转身就上车,绝不回头。青春的心啊,像鼓满了春风的帆,只朝着远方呼呼地跑。

那时,我甚至有点得意,觉得我的父亲跟别人的不一样,他的爱像老鹰,大气又“冷酷”,他不恋我,也不要我恋家。

斗转星移,我在邻城医院落了脚。

初入社会,人地两生,心里慌得没着没落。给家里的电话也越来越少,语气也蔫蔫的,透着股说不出的疲惫。

父母的心揪着。忽然一天,父亲电话里的声音透着罕见的兴奋:“芳子!找着你表叔了!他就在你们医院管事!这下好了,往后有个啥事,也有人照应了!”他咋联系上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叔的?我一点不知情。

一个礼拜后,表叔突然来电,叫我去家里吃饭。

推开门,我愣住了:表叔家客厅的地上,简直成了我老家土产铺子!大海米、对虾干、虾酱、鱼干……满满当当堆了一地。父亲正蹲在那儿,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人造革的大黑皮包里往外掏东西——是母亲亲手腌的咸鸭蛋!皮包旁边,两只老母鸡被捆着脚,“咕咕咕”地挣扎着。

我的心猛地一抽:这不是妈留着给爹冬天补身子的那两只鸡吗?怎么……话没出口,一股又酸又涩的热流猛地冲上眼眶。我明白了,为了我这个不省心的闺女,爹把家底儿都搬来了。

那顿饭,桌上推杯换盏,笑声不断。父亲刻意地热络着,表叔的笑容也一直挂在脸上。可我的心,却像吊在半空的水桶,七上八下,胸口堵得发慌。

吃完饭,我得赶回医院,父亲回乡的客车也快到了。路边临时停车站点离表叔家不远,我陪父亲走过去。他中午喝了点酒,脸上带着点微醺的红晕,眼神里有种办成大事的满足感,絮絮地叮嘱:“生活上遇事别慌,有表叔呢……”末了,又催我:“快走吧,别误了上班点卯,爹自己等车就行。”

我跨上自行车,骑出去六七十米,猛地想起给爹带的药还在包里!

一回头,正看见客车到了,人群拥挤着朝车上拱。父亲正被人流推搡着上车,脖子却伸得老长,还在使劲朝我这边张望!看到我回头,他眼睛一亮,立刻用力挥舞起手里的东西——是那个装得满满而来,此刻却空空瘪瘪的大黑皮包!秋风里,那个过时的、皱巴巴的大黑皮包,被父亲高高举起,像一面褪色的旗帜,在空中拼命地摇晃着……

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那一刻,我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醒了——我真正长大了。

后来,母亲才告诉我,从我去外地上学头一回起,每次送我离家,车影子都消失半天了,父亲还杵在原地,像根木头桩子,很久都回不过神。

“你爹啊,心思比女人还细,亲孩子亲得不行。可他就是忍着,怕你难受,怕你恋家,耽误了前程……”母亲叹着气说。

我终于懂了。父亲的目光,从未离开过。他只是把那份沉甸甸的、滚烫的牵挂,死死摁在心底,只留给我一个“不许回头”的背影。

再后来离家,我故意逗他:“爹,别想我啊!我这回走快点,下回就能早点回来看你啦!”父亲咧开嘴笑了。那笑容,像冬日暖阳,铺满了我返程的路。

岁月如流,我在父亲无声的目光里跋涉、成长。疲惫孤独时,只要想起背后那双眼睛,心口就像添了一把柴,暖烘烘地生出力气和盼头。

只是万万没想到,我竟是在父亲的目光里,与他诀别。

那天,父亲病危住院,我赶回家为他取换洗衣服。已虚弱得只剩一口气的父亲,硬撑着,像往常一样,非要亲眼看着我走出病房门。隔着冰冷的玻璃,我看见病床上那个缩成一团的老人,眼神早已涣散不清,却还在执拗地、徒劳地寻找我的身影。

我用力挤出笑容,像过去无数次离家时那样,朝他使劲挥挥手。他看见了,枯瘦的脸上,也极其艰难地、一点一点地,挤出一个近乎扭曲的微笑。

等我抱着干净衣服,上气不接下气跑回医院时,父亲,已经走了。他静静地躺在那儿,那追随着我的目光,终于,永远地阖上了。

夜深人静,泪眼朦胧中,我总感觉父亲深情的凝望,依旧穿透时空,落在我身上。父亲啊,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话:他放飞了我,义无反顾。可他那无声的目光,却早已化作无形的线,一生追随,一生温暖。无论我飞得多高多远,回头望时,总能看见——那面由深爱凝成的“旗帜”,在记忆的站台上永远挥舞;那束穿越时空的目光,在生命的来处永恒守望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父亲的目光

